

展能藝術家 陶瓷創作活出新人生

他叫劉志強，Steve，很高、很瘦，說話略為吃力。眼前這件名為「讓我們飛」的雕塑作品，正正由他親手創作。「人生漫漫長路，每個人都總會遇到困難，而作品的創作理念是鼓勵跌倒的人重新站起來，再次飛翔。」遇上Steve，是在柴灣青年廣場的「Garden of the Artisans藝術節」上，他是其中一位代表香港展能藝術會(ADAHK)參展的藝術家。人生雖遇上巨變，Steve卻透過藝術得到慰藉。「藝術，翻開我人生的新一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順利人生頓失方向

「一直以來，無論是讀書、工作，我都十分順利，畢業後我加入了宣明會，當年在貴州負責扶貧的工作，記得當時前往苗族的村落要步行兩個多三個小時，年輕嘛，總想多做有意義的事。」那年，正值Steve的黃金時期。三十歲出頭，事業正上軌道，和自己心愛的人共譜連理。也許一切來得太順利，上天要和他開一個命運的玩笑。

那夜，睡夢中的Steve的心臟痛得像被刀狠狠劈了一下，這一痛，從此扭轉了Steve的命運。Steve被確診患上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馬凡氏綜合症(Marfan Syndrome)，一萬個人當中只有一至兩個人患上，目前為止仍是不治之症，上天選中了Steve。「我以前不煙不酒，熱愛運動，生活習慣良好。但自確診患病後，為了避免血管承受太大壓力，我再也不能打籃球，只適合過着悠閒的生活。」這個疾病目前未有治療方法，Steve的身上背負着的是一個沉重的計時炸彈。他形容別人的血管是銅製，而他的血管則是膠製，目前他可以做的，就是定期接受治療，盡量減慢血管裂開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就是把每一天都活得精彩。

藝術創作尋回價值

Steve在是次的藝術節展出了兩組作品，以雕塑為主。以前的Steve努力為事業拚搏，然而，一夜之間，上天無情地收回了一切，不留一絲情面。「我患病前剛剛結婚，有很多人生大計，想工作上有成就，想生兒育女，想着自己可以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當然，這普通的一切，對於眼前的Steve來說，都太奢侈了。Steve坦言最初覺得十分沮喪，然而，自怨自艾不能改變現實，生活總得繼續展開。於是，Steve便開始積極發掘自己在工作以外的興趣，在偶然的機會下Steve和太太接觸了陶瓷，對於陶瓷創作，Steve直言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接觸陶瓷後，覺得陶瓷創作也挺有趣，感覺自己的人生好像打開了另一扇門。雖然患病後，很多事情都不能再做，但同時亦發現了很多東西以前自己忽略了，現在可以嘗試做。」和Steve訪談的過程中，他時常微笑，絲毫未有對生活抱怨半句。投入藝術創作，是他人



■劉志強及其作品《讓我們飛》



■Teresa是次代表香港展能藝術會參展的藝術家

生的轉捩點。Steve接觸到香港展能藝術會亦是因太太而起。「太太向來都與ADA有接觸，以前當然覺得ADA跟自己無關，但患病後，知道自己也是殘疾人士，屬於他們的一分子。」說到這裡，Steve笑了笑，表示自己也有殘疾證。在2014

年，Steve的陶瓷作品更在ADA舉辦的「藝無疆」比賽中獲得銀獎。是次展出的其中一件作品「讓我們飛」，作品有一男一女，兩人互相扶持着，像是翩翩起舞。Steve還特別指出了作品一個有趣的地方。「你留意下作品的一男一女，他們同樣都是又高又瘦，跟我一樣，因為這是其中一個馬凡氏綜合症病人的特徵，作品就像一面鏡子，或多或少反映了自己。」

「另一件作品名為『換個角度』，也反映了我的心聲，雖然患病改寫了我的人生，令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但換個角度看，其實有失必有得。例如患病後我不能再打籃球，但卻可以做藝術創作，還能騰出更多時間陪家人。」Steve不時在不同地方舉辦展覽，而舉辦藝術展覽，則為Steve開拓另一片天空。「自從進行了藝術創作後，認識了不少同道人，大家可藉着藝術互相交流，在舉辦展覽的過程中，也可和觀眾聊天、交流，是很開心的事。」



成立協會宣揚信息

馬凡氏綜合症是極為罕見的疾病，Steve表示香港並未有正式統計過患病人數，但在美國、英國及台灣則有做過統計，每一萬人當中，便有一至兩個患者。換言之在香港七百萬人當中，便可能有七百至一千多個患者，而且在Steve接觸過的患者中，有不少在很年輕時已經去世了。因此，Steve便成立了香港馬凡氏綜合症協會，希望能有更多人認識該病。

「我成立這個協會，是希望令更多人認識馬凡氏綜合症，亦希望為病人提供一個情感的支援，亦叮囑他們要好好照顧自己，令病友和他們的家人都少一點壓力。」馬凡氏綜合症患者在病發前幾乎沒有任何徵兆，但身體卻有明顯特徵，例如身高異於常人，亦特別瘦，手指及腳趾亦細長不對稱。Steve則希望透過協會可以令更多人得知這些信息，讓潛在的患者早點得知自己的情況。」

杭雕版大師重現明代「餽版拱花」 四十載探活態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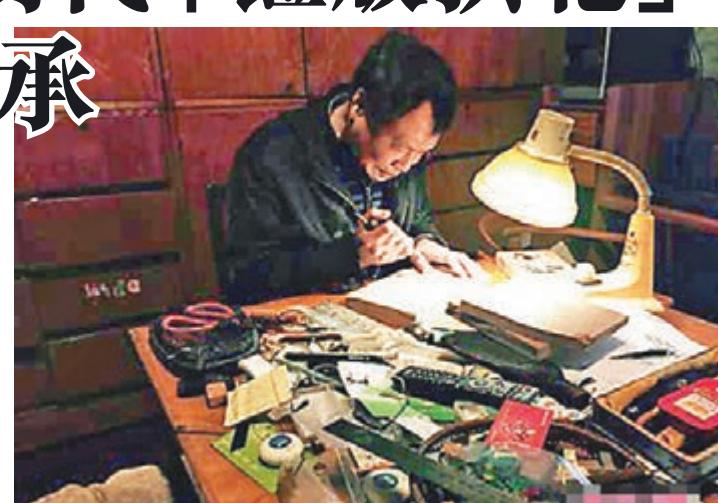
中新社電 就着一盞檯燈的昏黃光線，僅靠腳邊一台老式取暖器驅寒，在冬天的早晨六時，黃小建已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拿起一張印着五彩孔雀的畫稿，附在一塊圖案相同的凹刻雕版上輕輕按壓，片刻後，一隻帶有立體浮雕效果的孔雀便躍然紙上。這門技術，正是失傳已久的明代雕版印刷術「餽版拱花」。

「餽版拱花」技藝的復原者黃小建於2011年入選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雕版印刷技藝項目，現在是浙江省杭州雕版印刷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在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中，以「餽版拱花」為主要特色的杭州雕版印刷技藝因為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技法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來，在「非遗熱」的影響下，雕版印刷技藝正被更多人熟知，但黃小建坦言，他在杭州兩所學校任教，學生們「走馬觀花」，考慮到生計問題，大多淺嘗輒止。他介紹，雕版印刷作為一門小眾技藝，市場前景並不明朗，需求少，價格也不高。並且，掌握雕版印刷技藝還需要書法、繪畫功底，培養審美水平，達到基本要求就需5年時間。

今年3月，他完成了明代雕版印刷經典之作《十竹齋書畫譜》，一種顏色雕一塊版，由淺至深逐色套印，因為製作過程複雜，足足花了6年時間。「我是在修行，而且是一個苦行僧，並沒有考慮市場前景，只要把東西做好、做精就可以了。」黃小建說，雕版工作要求精細，要下苦功積累，正如修行的僧侶，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貧。

1978年，黃小建進入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木板水印工廠學習雕版印刷，3年後，雖然工廠在市場大潮中倒閉，剛剛入門的他卻難捨這份技藝，於是一直堅持了下來。在他看來，有着2000年歷史的雕版印刷技藝，不僅應在博物館裡展示，更要追求「活態傳承」，通過代代相傳，讓傳統技藝走進民間。基於這種理念，他復原了「餽版拱花」。



■工作中的黃小建

「餽版拱花」不同於一般的平面雕版印刷，能讓畫面呈現凸起的淺浮雕效果。黃小建反覆研究實驗，不僅重現了這一明代技藝，還對拱花裝裱進行了創新。他展示了一幅裝裱好的《仙鶴圖》。在平整的宣紙上，不同於背景的蒼松雲海，畫面中央運用拱花技藝的仙鶴纖羽畢現。他介紹，古時的拱花往往在一角作為文字的陪襯，但如果運用得當，就能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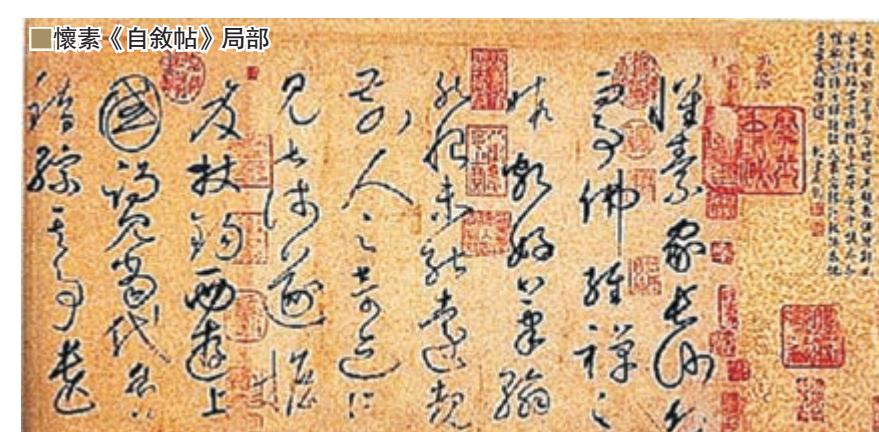
由於雕版印刷講求精細，對眼睛的要求很高，今年已64歲的黃小建估計，自己最多只能再刻六七年。目前，他打算將兒子培養成接班人，先把基本功練扎实，再教他拱花技藝。他的住所兼工作室是杭州寶石山邊的一處老舊社區，木質結構的哥德式二層小樓已有100多年歷史。在這一方狹窄小天地裡，黃小建一刻就是近四十年。「現在年紀大了，也很執着，就是一條路一直走下去。」黃小建拿着那把已經用了近40年的拳刀繼續屏息靜刻。365天，每天10小時，旁人看起來枯燥艱苦，但他深知，雕版藝術充滿着無窮無盡的魅力。

台北故宮博物院與HTC攜手 呈現虛擬書法名作《自敘帖》

新華社電 台北故宮博物院與宏達電(以下簡稱HTC)日前發表書法沉浸式虛擬現實(VR)裝置——《自敘·心境》。這一新作取材自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書法名家懷素的狂草作品《自敘帖》。

設計者通過科技，讓懷素書法中的意境、韻律、線條及力度、速度感，以360度的虛擬世界呈現於體驗者面前。

當體驗者戴上VR裝置，並結合《自敘·心境》虛擬現實內容時，眼前的《自敘帖》即幻化為虛擬劇場，書法字體倏忽間如同曲折盤繞的龍、蛇，瞬間又轉變為疾風勁雨，舞者凌波曼舞於縹渺水雲間，以舞蹈詮釋懷素書法的速度和力度。體驗者可拿起眼前的虛擬毛



■懷素《自敘帖》局部